我们的一些同志常常说历史的必然规律将会解放人民。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常被引用，例如，“因为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是资产阶级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很多同志将这句话理解成了一种自动的过程，似乎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我们斗争，不需要任何人做任何事，在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到来，就像起风便会下雨，雨后则会天晴一般。这种想法本身是错误的，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曲解的。我们的同志是不应当相信这种言论的。

 首先，我想谈一谈这种想法错误的原因。历史证据告诉我们，社会变革从不是自然而然就到来的，想要大规模的体系的改变，就必须要流血牺牲，且必须反复地革命，直到保证旧社会和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复辟夺权，保证人民完全理解和信任新政权为止。法国大革命如此，欧洲的布尔乔亚革命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如此，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是如此。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以温和派胜利告终的革命，例如欧洲的布尔乔亚革命和墨西哥革命，也不得不有暴力和流血的元素。同样地，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列宁同志说，工人阶级只有两个选择，胜利或者死亡；斯大林同志曾说，（与法西斯）的斗争只有在一方的完全毁灭才算告终。这种论点是有逻辑性而合理的。我们只需稍微想象一下便可理解：如果我们不是被害的受压迫阶级，而是拥有既得利益的压迫阶级，难道我们会心平气和的，因为一个简单的“时代变了”的理由就交出我们手中的利益和权力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然而，如果社会想要进步，那么这些既得利益者和当权派就不得不将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交给人民。也正因此，即使是温和派的革命，想要令社会进步，那么就必须夺取这些权力和利益，而因为当权派对交出这些利益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就必须使用极端的手段，例如暴力，进行夺权。而布尔乔亚的温和革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被布尔乔亚称作“极左”的革命，就更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我们将他们的生产资料分享给人民，无疑是等同于要他们的性命。因此，他们自然会不计后果，不计一切代价地试图保护他们的剥削所得；即使一时被击败了，他们也会寻找一切机会复辟。列宁同志曾说，资产阶级的尸首是不能直接抬出去或钉在棺材里的，他的尸体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散发着臭气。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夺回属于我们的世界，为了持久的掌政权和保护革命成果，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地努力，比资产阶级保护他们剥削所得还要多十倍，多百倍地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黑暗的旧世界走向光明的新世界。因此，所谓不斗争也可以让历史规律自然将我们抬入新世界的理论虽然美好，但不过是个可笑的童话。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同志怀疑我在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因此还要稍微解释一下之前那句名言的正确解读方式。所谓的“历史必然规律”自然是存在的。然而，这种必然规律是在宏观上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表达的（依我个人的理解）并不是人民不需要斗争资产阶级就会自动将权力分给人民，而正相反，因为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民将不停地进行革命斗争，而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不可能胜利的（因为其持久性和人民的普遍性）。因此，就宏观历史而言，即使斗争失败或资产阶级短暂地复辟，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在这种斗争中获得持久的胜利，而历史也将会迈入新的篇章，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因此，虽然这种规律是必然的，我们的斗争也是必须而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这种理论会如此普遍。首先，自然我们的同志是希望不要流血牺牲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流血，牺牲，战斗，和危险都是恐怖的概念。没有正常人会希望流血牺牲，更不会希望流血牺牲成为新世界的敲门砖。其次，资产阶级希望利用我们同志的这种性格来阻止我们的革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混进我们的队伍，对我们的同志大肆宣传这种理论，让我们的同志不思进取，不想斗争，甚至将我们的同志发展成他们的走狗，让我们的同志帮助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而利用“必然规律”来“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远在加拿大，我都能听到中国修正主义分子如意算盘的响声。正因此，我们的同志绝不能被这些修正主义者欺骗，我们一定要牢记，只有斗争才能将社会推入光明的新世界。如果人民不觉醒，不革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自动将权力归还给我们的。尽管流血牺牲听起来很可怕，但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们不得不冲在最前线，将我们的生命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借用一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

-2022.11.20，Rothesay NB，Tony Su